

此时，车里十分安静，大家失去了刚才的谈兴，闭了双目，静静地冥想那占了去竹海之路的夕佳山居民到底是个什么模样？也不知过了多久，耳边突然响起庄先生的吆喝：

“到了到了，请各位下车，请各位下车。”

朦胧中睁开眼，一座掩映在郁郁的楠柏林中的偌大庄园蓦然闯入双瞳。我们下了车，面对这所大宅黑漆剥落的大门肃然而止，感到一只手正穿过岁月的长河一把将我们的心紧紧攫住，让我们屏声静气，与庄园一起营造着一种肃穆的气氛。我们不敢大声呼吸，更不敢高声交谈，我们怕惊扰了这个在漫长的日子里沉睡得太深太深的宅园，更怕惊扰了这所宅园中那些已经沉睡了很久很久的主人。

进入堂屋，我们仿佛一脚踏进了一个漆黑的世界，过了好一阵，眼睛才慢慢适应屋内的昏暗。这时听见导游小姐轻声对我们说：“对不起，今天停电。”顿了一下，她的声音又起，幽深的音调恍若从久远的过去缓缓漫来，穿越时间的阻隔，逐渐润满了这间高大空旷的黑屋子，“这所宅第是现

# 聆聽歲月的

# 回音

观夕佳山四川

民俗博物馆

●杨蔚冬

早晨，我们离开万里长江第一城——宜宾时，天空飘起了淅淅细雨。浙浙沥沥的两点敲击在我们心头，仿佛一架古筝穿过旷石的悠远，拨动了我们每个人的心弦。当我们乘坐的客车终于从合江门驶出这座古老的小城时，面对满目的开阔，一车的人才长长地松了口气，车上的气氛随即轻松起来。

车上坐的三十多人，来自全省几十家报纸副刊的编辑，哪个不自诩为骚人墨客？刚才或许是两雾中的古城透出的被岁月剥蚀的斑斑痕迹所压抑，一时间个个语塞词穷没了话。而此刻，眼前突地奔涌出一派翻腾江水和蜿蜒的黛青色山峦，遮在心上的阴霾倏忽间一扫而空，内心顿时开朗了许多，话匣子自然便挡也挡不住地打开了。众人谈兴正浓之际，忽有人高声询问东道主——《宜宾日报》的庄先生：

“喂，老庄，咱们啥时候能到周南竹海？”

正沉浸在高谈阔论的喜悦中的庄先生，一时没有反应过来，愣了片刻，才恍然想起应该向大家说说旅途的安排，急忙起身回道：“各位，各位，实在对不起。忘了告诉大家，今天我们不到竹海，先到江安夕佳山，看看那里一个保存完整的民居，明日再奔竹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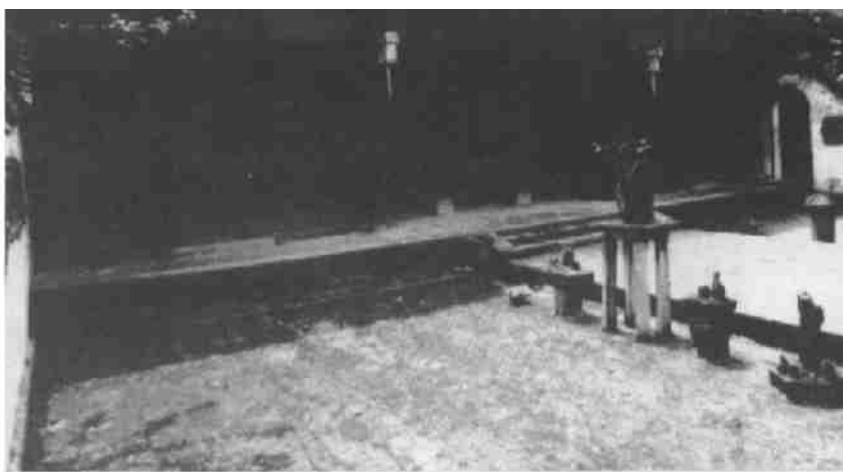


## 海阔天空

今川南保存最完整的一处民居，公元1612年，江夏黄氏家族入川，历经艰苦的跋涉和飘泊，最后在江安夕佳山——也就是我们现在站着的这个地方落脚生根，筑屋而居。后经明清两朝几百年的精心营造，最终在川南著名工匠曾各儒的主持下，完成了夕佳山庞大民居建筑群。夕佳山民居建筑系悬山穿斗式木质结构，房屋123个开间，建筑面积10056平方米，平面为组合“四合院”式，纵深三进，大门、正厅、后厅依次置于一中轴线上，中轴线的左右各为二进厢房。”在导游小姐不急不缓的叙述的引导下，我恍忽听见了数百年前江夏黄氏家族入川时那绵长、疲惫的队伍行进在艰难路途上的粗重的喘息，恍忽听见了那些肌肉凸现的工匠们在营造这所错落有致的建筑群时吆喝出的高亢的号子……

仔细聆听来自岁月深处的纷纷扰扰的回音，我隐约感觉这所大宅隐藏了许许多多湮灭在岁月的尘埃中的故事，于是我独自悄然离开人群，离开仍在幽幽叙说的导游小姐，穿过黑黢黢的堂屋，去探寻故事之源，去触摸大宅如著游丝的脉息。

出了堂屋，是个不大的花园，再过去是后堂，置身这个中轴线，环顾四周，能让人十分强烈地感觉左、右厢房的巨大差异，右边厢房多为结构平板的房屋，从各个房门上挂着的牌子，可以知道是下客厅、绣楼、织布房、粮仓、厨房、马厩等一些劳作的场所，规格很低，一眼就能看出是佣人居住和活动之处；左边厢房则风格迥异，由工字厅向里，错落分布着殿堂、戏台、中客厅、上客厅、书房、琴房和花园锦簇的怡园、琴园，建筑装饰多以垂花卷草、彩绘飞丹，格调非常高雅，很显然是民居主人生活和游乐的地方。这种泾渭分明的高低贵贱之别，让我感到了一股重愈千钧的阴霾的压力。“左贵于右”，这种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数千年，并且已深深溶进中国社会纤陌纵横的血脉中的等级思想，即使在普通的民居建筑上，也毫不吝惜地、肆无忌惮地得以最大限度的宣泄和褒扬。回溯中国历史，我们的先民们在面临是生存还是死亡时，他们别无选择，为了生存，他们无心顾及高低贵贱，他们只有在每一个太阳升



起尔后落下的周而复始的过程中，倾注所有的心力和体力去追逐那些能够使它们得以继续生存的食物、洞穴，甚至火种。后来，随着生存环境的改善，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潘多拉的盒子终于打开了，于是在严的、难以逾越的种种等级开始蓬勃滋生。夏、商、周时，奴隶永远是奴隶，主子始终是主子；元朝，人被分为几等，等与等之间界限分明，严禁乱了规矩；满清时，满汉不得通婚，因为满族的血脉里不能混入其它不纯的血流；甚至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从“最最革命”的小将嘴里还吐出这样的豪言壮语：“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狗熊儿混蛋。”然而，这些血统最为高贵的小将们，末了却不得不吞下自己栽种的苦果，当他们的老子被一个个打倒时，他们也不可避免地

沦入了社会的最底层。今天，面对眼前这极尽心机的建筑，我仍感觉心有馀悸，我似乎看见它正板着一张脸在冷冷地说：“不要忘记了你的身份！不要忘记了你的身份！”然而身份何用？我们更需要拥有的是平等，倘若所有人都能在一个平等的台阶上，用平等的眼光和平等的心理来平等地看待这个世界，看待这个世界上的芸芸众生，那么，我们的社会才可能和谐地发展，我们全人类才可能和谐地进步。

凝视着这座筮草在山中云雾中的幽寂的古典庄园，仔细审视那些雕刻在门扉、窗棂上的“渔樵耕读”和“福祿寿喜”、“福山寿海”、“梅兰菊竹”、“连升三级”等图案，我忽然觉得自己很可笑，为什么要沉浸于这无聊的遐思呢？还是收心，好好品味品味民居本身造形生动的建筑和刀法细腻



的雕刻吧。于是，我顺着过道向左边的厢房一路看去，当穿出工字厅时，我十分意外地看见迎面长麻的尽头立着一个古朴的戏台。戏台很小，除了额枋上伴有大量的花鸟虫鱼和《西厢记》、《白蛇传》的故事的镂空雕和浮雕外，透着简拙朴实的味道，令人感觉一种平和的亲切。只是那挂破旧的已经失去了原色的落地纱幔，肯定是今人的做工，挂上去原想为戏台增点光彩，却又疏于洗涤，灰尘满扑，不伦不类的装点倒衬出了今人的难堪。戏台左右立柱上的对联却分外有趣，对联是这样写的：“幕前与幕后，一阁之隔，别有天地；人前与人后，须臾之间，两副嘴脸。”对联的作者一定是一个参破了人生三昧的才子，寥寥几句，让我们既读了戏台，更读了波诡云谲的社会人生。在这一瞬间，我仿佛听到从历史的另一头荡来的连绵不断的回音。回音的根源就是大宅的脉息，它让我意识到了隐藏在这所古典庄园层层叠叠的飞檐翘檐、雕花门窗后面的，隐藏在岁月重重帷幔后面的种种故事和源头。其实所有的故事只有一个源头，不过是幕前与幕后，人前与人后嘴脸的不断变幻而已。人生既复杂也简单，不管其嘴脸如何千变万化，不管其时男时女、时恶时善、时笑时哭、时暴戾如魔时温柔似水、时雍容大度时卑劣庸小，原本的面目却永远只有一个，剥开伪装，所有的故事也就一目了然了。

读了对联，如饮醍醐，刹那间，仿若不仅洞穿了大宅的秘密，更看透了人世的机趣。于是无意再流连于古典庄园的回廊曲径、莺飞草长，便悠悠地踱了出来。临出门一瞬，仍有岁月的余音回荡于耳际，便不由自主地回头。此刻，落日的余晖正都挥洒洒洒洒进庄园的每个角落，庄园凭机臂借来的光渡过了漫长的时间的长河，用通体的透明向我们喋喋不休地诉说着昔日的辉煌。我不愿再停留在这虚幻之境，我知道，待到太阳将他所有的光芒悉数收敛，庄园也就只好无可奈何地重归现实，重入静默。辉煌毕竟是过去的，这所隐在岁月的阴霾里的庄园又何必紧紧抱住过去不放呢？

我径直离开庄园，不再回头。

# 以情动人 以美醉人

——访《刘氏四娘》导演张开国

●本刊特聘记者 黄光新

在全国地方戏曲交流演出(南方片)中，成都市川剧院一二联合团的新编目连传奇川剧《刘氏四娘》荣获优秀剧目奖，同时还夺得优秀主演(刘芸)、优秀配演(王超)、优秀面幕(赵泽、陈彬)及编剧、导演、演员(王树基)、音乐、配器、服装、舞美、灯光、伴唱12个单项奖；刘氏四娘的扮演者刘芸，以其出色的表演而获“二度梅”的殊荣；前不久，在“文化部第四届文华奖”评比中又获文华新剧目奖和文华导演奖(张开国)、文华表演奖(刘芸)。6月中旬，在由文化部艺术局委托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召开的“传统剧目推陈出新研讨会”上，《刘氏四娘》被选定为研讨的4个优秀剧目之一(其它是越剧《四厢记》、赣剧《荆钗记》、晋剧《富贵图》)，其总体评价和获奖规格之高，实为近几年来川剧艺坛所罕见，为此，我们采访了首获川剧文华导演奖的成都市川剧院一、二联合团团长张开国，请他透露一点“叫座又叫好”的“奥秘”。

张开国：我没啥“奥秘”，不过，体会还是有的，就是李致同志讲过的那句话：“若要人迷戏，必须戏迷人。”一出戏咋个才“迷人”呢？我认为起码要有看头，有听头，有唱头，娱目悦耳，回味无穷嘛。我们团演出的《九美狐仙》就有看头，也有听头，不论在成都，还是北京，乃至香港，观众都很喜欢，真正是掌声不断，气氛热烈，可惜“唱头”不足。所以，我一直想搞一出能够充分体现这“三头”的戏。

记者：你什么时候想到搞目连戏的呢？

张开国：好几年罗。说实话，我根本没看过目连戏的演出，但听得